

□金后子

凡到过九寨沟的人都知道,那里有大美,美就美在她的水。晶莹、剔透、清澈、七彩、梦幻…… 而在我们山东也有一处这样的地方,那就是济宁 泗水的泉林镇。单听这个名字吧,就有众泉喷涌 之意。

沿河上溯,更令人叫绝、让你叹为观止的还是这个"清",这无法比拟的清泉。你站在泉池边看,不一会的工夫,就会感觉发晕,会越来越怀疑自己的眼睛,产生无限的幻想,甚至会忘掉自己,因为它太清澈了。

看吧,那水从地下冒上来,一个水泡接着一个水泡,在水里尽情地摇摆舞动着,尽情地表着,是那样的娇柔,那样的潇洒,那样的美丽,我是那样的娇柔,那样的潇洒,那样的美丽,老人不忍去触碰,不忍去惊扰。那些水里冬春样的剪儿,尽情地舒展着身姿,那样的轻乘着,又是那样的绿,一河碧绿。它们顺着水的方向漂呀漂,就像一条条舞动的如婚,更新给上一个个甜美的少女,舞得如醉如痴,直舞台上一个个甜美的少女,舞得如醉如痴,直舞看个观者的眼里心里,舞出生命的深浅,一览舞台个观者的眼里心里,开论深浅,一览纸,与一簇簇青苔亲吻着,跳动着。我敢说,哪怕水里有一丁点杂质,也不会有这种效果。

也不知痴看了多长时间,很不情愿地把头抬 起,早已把看汉碑的事抛在脑后。环顾四周,突然 发现此处也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石碑,足有十几米 高。近观,嗬,"泗源叠出似之矣,陪尾传讹久矣 哉。林色泉声欣始遇,得教散志一徘徊"是乾隆大 帝的御笔,潇潇洒洒的文字,大加赞扬此地泉水 的美好。就在石碑的右前方,挺立着一棵高大粗 壮的银杏树,树上还长出了两棵桑树,足见大树 所经历的风雨沧桑。细看,树乃魏晋南北朝时期 所植,不难想象,1500年前此处的人文活动就很 活跃了。有水就有生命。谁不想依偎着这清冽的 泉水享受并寄托生命的美好呢?再看东边,同样 立有一石碑,碑不在高,青石红字分外耀眼,近 看,写有"子在川上处",啊,孔老夫子"逝者如斯 夫,不舍昼夜"就是在这里咏出的。2500年前,孔 子看到这清澈的泉水多发感想,自然就有诗文出 了。别说是孔老夫子了,稍有文采的人,只要见到 这泉水,也会心旷神怡、宠辱皆忘、触景生情,诗 兴大发的。

自然与人文总密不可分,人文是自然的映射。从这个角度想去,其实我已经看到了汉碑。何止是汉碑呢,这里是千百年文化积淀之地,是一道中华文化亮丽的彩虹。

从这一点上讲,泗水的泉林又比九寨沟更有 味道了。 球迷不转会。

我是从师兄邵克难担任鲁能俱乐部总经理那时起,通 过关心鲁能的比赛,才貌似成为鲁能球迷的。尽管喜欢看 过去的甲A或现在的中超,会被认为是最低档次最没出息 的球迷,但这无所谓,它不影响我写出和发表了一系列球 评。有朋友调侃,一个连越位都不懂为何物的人,竟然在那 里发表球评,可见中国足球是如何坠落到尘埃里去的。要 说,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中,或许唯有足球是个例外,那就是 随便扯出一个球迷,单听他拉上一会儿,你就会真心感觉 他比现在在任的任何一位主教练都优秀,因为他对队员的 了解不是一般的清楚,对敌我双方军情不是一般的掌握, 对如何排兵布阵不是一般的游刃有余。无论442还是451,无 论433还是4231,对这些基本阵型早已经研究得无比透彻。 那架式,中国足球冲不出去,不是球员不行,主要是没让他 当主教练,他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有劲使不出来。如此说 来,我那些不着调的球评,又算得了什么!足球嘛,常常是 球员不急教练急,球队不急球迷急,比赛难看球评刷屏,球 技不行八卦不少。足球项目只有泥沙俱下才好。球员、球 队、球迷共同创造和丰富了足球文化,这或许也是足球魅 力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突然谈起足球,是因为最近做了个梦,梦见有家中超俱乐部请我去给球员们讲讲足球比赛的空间艺术和力量美学。这事新鲜呀,这是哪家俱乐部啊!我能想象到,为了寻找提升通道,各俱乐部是如何挖空心思。但抛却纯粹的技术层面,从外围甚至也可说从根本上去寻根溯源,这不是每一个俱乐部都能做得到的。

这场梦做得很真实。我说,我是个伪球迷。对方说,我们根本不打算请真球迷。我说,由我去讲,属于越位。对方说,如今球还在我们自己的半场,并不违规。我说,我只是个看客,不仅算不上第十二名球员,连第一亿两千万名球员也算不上。对方说,那你正好可以代表一亿两千万以外的那些人。我说,我的话并不中听。对方说,我们并没有请你唱歌的意思。

既然这样,那也好,讲吧。我的开场白是,足球是圆的。 结果下面一片嘘声。我从春秋战国的合纵连横、田忌赛马 一直讲到了一战、二战,从《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一直讲 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从上古神话一直讲到了人的 心智灵动。下面早已是鼾声一片,只有一个人没打瞌睡,默 默在那儿擦眼泪。我一问才知,他是球队的主教练。我说, 我知道我跑题了。主教练连说,其实你不知道,我跑题比你 跑得还厉害。我手下有技术教练、体能教练,我作为主教练 总不能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吧。我这时才看清他是一位外 籍教练。我说,中国的事你不懂。他说,我懂,关键是让球员 们懂很难。我说,那你想办法让他们懂。他说,球员们认为 不需要懂,只管懂足球就行。我问,那他们真的懂足球了 吗?他把我拉到一边,悄声说,他们好多人连起码的场地大 小都不懂。我说,世界杯决赛阶段采用的场地标准是长105 米宽68米。主教练说,我说的并非是具体数字。主教练接着 说,他们甚至不懂一场比赛是九十分钟。主教练又说,他们 不知道足球是圆的。最后主教练说,他们不认为足球比赛 也是一项体育赛事。劲大的以为是摔跤,个矮的以为是跑 步,颜值高的以为是娱乐,无出路的以为是饭碗,听话的很 机械,卖力的缺悟性。我问,那怎么办?主教练看了看一片 鼾声,说,只能等他们醒了以后再说。

我说,今天俱乐部让我讲的是足球实战的空间艺术和力量美学,实际我也讲不清。主教练说,讲不清好。我说,他们都睡着了。主教练说,没关系,您可以讲给我一个人听。我说,主教练先生,在继续讲课之前,我可否询问您一个问题?主教练很客气,说,您请。我问,足球比赛到底比的是什么?主教练说,比体能也比心智,比技术也比态度,比训练也比悟性,比思考也比情商,比成功也比失误,比个体也比团队,比球员也比教练,比投入也比生态,比经济也比政治,比历史也比文化,比生活也比未来。我问,那到底比什么?主教练说,我也不知道。

后来,主教练也睡了。

风流子·过徐蚌

词选(三)

徐淮鏖战地,烟迷处,尽断燧荒祠。奈生死对决,旆旌遮日,雾封垓下,神鬼屏栖。碎金鼓, 血花沾白草,寒气透征衣。无定骨残,侍门亡 子,裹尸穷塞,闺梦何依。

古来凭谁吊,叹逐鹿淮海,征战劳师。易姓 怎关黎首,蹈死前驰。恨游魂十万,家山怅望, 角残弓断,甲杖山遗。唯愿锦花圆月,盛世开 基。

曲江秋·塞外感怀

雄关拥伫。看绣错川原,龙飞凤翥。黑水北拦,白山东限,抱江原腴土。边外出劲旅。旌旗烈,雄兵渡。南向势如虎,攻城破关,挽弓盘弩。

且顾,清吞北莽。潜龙地、条边永铟。沉浮百年事,烟消貂帐,民众来冀鲁。一挑负尽乡愁,披荆除棘开新亩。有绣水、红霞青山落照,寄情如许。

浣溪沙·史公祠

正气堂堂四壁生,松涛阵阵似刀鸣。金声 隐约满扬城。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情。武乡 文信伴孤卿。

【落英缤纷】

鹦鹉之死

□宋慕新

前段时间买了两只小鹦鹉,小女儿绵宝给它们起名字,白的叫蛋清,黄绿色的叫蛋黄。卖鸟的送了个草编的鸟窝,于是我们便有了期待,畅想着有一天鹦鹉下蛋,孵化一窝贪吃萌人的小肉肉。

养狗又养鸟,绵宝操心得像个慈祥细心的准 外婆,随时准备扑上去照顾下一代。

一天早上,突然发现笼子里只剩一只鸟,蛋清没了,到处也看不到越狱或被劫的痕迹。

晚上,狗叫,绵宝看到阳台上一只花狸猫跳墙 逃走。她愤愤地谴责着猫,心疼得几乎掉下泪珠子, 照顾小鹦鹉崽崽的美梦瞬间落空了。

前天一早,又发现鸟笼从阳台的玻璃桌坠落 地上,蛋黄也没了,但鸟笼里有血迹和一两根羽毛。 绵宝惊呼着,又气又急,大声嚷着肯定又是猫干的。

当晚,小狗熊猫对着阳台一个角落吠叫。绵宝出去看,发现蛋黄躲在墙角的花丛下,身负重伤,于是把鸟笼提回屋里。真不知道,蛋黄是如何从大野猫嘴里逃生的,又经过了何等惊心动魄的挣扎与奋战——我看到它的翅根处有一个被咬的伤口。

蛋黄受到了惊吓,缩着脖子,天不黑就钻到窝里了。却又怕黑,怕黑影里再窜出一只猫来,它在窝门处进退维谷,惊惶四顾。蛋黄没有吃谷喝水,我暗自忖度着它还能活几天。

今天上午,就在刚才,绵宝上完游泳课回到家, 大喊:"蛋黄死了,蛋黄死了。"悲怆的余音里,孝庄出 殡时满城的白幡在鹅毛大雪中又一次被烈烈北风 吹成了细布条儿,像一缕缕饱经风霜揉搓的白发。

对于那只肇事的猫,我是了解一些的,它是被主人抛弃的流浪猫,日夜混迹于这条街口的小公园里。白天蛰伏绿化带里,夜晚就射着两道电光,翻完垃圾桶没事干,随时溜到谁家阳台为非作歹。

其实,世界是多层的,人和猫并不在同一个维 度的世界里。

每条街区都有流浪猫的江湖与暗战,白天它们可怜楚楚,娇滴滴萌哒哒,博得善良妇孺的同情,经常在它们藏身的石头后放些猫粮和水,甚至送来鸡腿鸡翅。

夜里,守护地盘的猫儿时不时与路过或捞过 界的猫儿恶战一场,没有哪只猫会像狗一样战败 认输夹着尾巴逃跑,它们非得打个死去活来遍体 鳞伤,直到有人来了才同时休战。

猫是独立的,也是冷酷的,有的看似温柔黏人, 实则骨子里个个都是艋舺少年,一言不合就会意 气用事,飞檐走壁杀鸟越货更不在话下……

绵宝还在喊蛋黄死了怎么办,我隔着卧室门 扔给她两个字:埋了!